



寻人文青弋江

【2014青弋行者行动报告】

芜湖市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
芜湖生态中心

寻人文青弋江

本手册为芜湖生态中心内部资料。

所有图片、文字内容的版权归芜湖生态中心所有。

未经许可，任何组织及个人不得印刷、登刊、转载。

芜湖生态中心
二零一四年十月



序

本以为自己是一个真心热爱身边河流的人，没想到在一次偶然的时机里，认识了一群热爱河流的人，并且通过和他们的接触，知道他们不仅仅热爱着这条河流，而且以自己的方式行走在弋江两岸，甚至是河床上，探访着青弋江的源头，为着这条河流的一切，做着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

非常高兴地参加了三次他们的青弋行者相关活动，一次是冬季从湾沚走到红杨镇，一次初夏从红杨镇双摆渡走到西河古镇，还有一次是在属于青弋江河网的横岗黄池地区考察。不同的季节，有枯有荣，有不同的感受，既感受到青弋江的低调，又感受到青弋江的宽广博大；感受到冬天弋江滩上的红叶成林，也感受到夏季河边百年老树的虬枝沐翠；看到了冬天八哥在牛背上的悠闲，也看到了夏季各种鹭鸟身姿的曼妙和优雅，当然还有那黄鹂鸟树上歌唱着，斑鱼狗空中巡视着。

每次青弋江步道体验大约四个小时，但行走的过程绝不是赶集般的匆匆，有时大家会放慢脚步，仿佛感受着植被的呼吸，有时走到一片林子时，大羊会示意我们小声点，且听杜鹃树里鸣，勿惊林中天上客。大羊会告诉我们这是噪鹛还是四声杜鹃，树头上的是伯劳还是八哥，遇到不知名的鸟儿叫，大羊还会用手机录回去请教专家，回头再告诉我们权威的答案。

每次和青弋行者的步道活动考察都让我这个自诩“百科全书”的人收录很多词条和知识点，我们平时常打照面的各种野生花草，行者们中有张玉花、刘玉株说出它们的科属名字，并且在《诗经》或《全唐诗》中把它们找出，让我们知道这些花草千年来在诗人的句子中是如此美丽地摇曳着，仿佛穿越千年，他们依然在寄托着古人的情思。

每次步道活动，大家会对当天的行走和考察进行一次总结，说出每个人的认识和



青弋江步道体验活动中，吴勇老师在给大家讲解西河古镇的文化

摄影/胡文珏

心中的体验，源远流长的青弋江会让每个行走的人有不同的体验和认识。大家的认识、理解和发现通过分享体验的形式得到沟通、碰撞和提炼。在分享体验中深化了行走的意义、加深了我们对青弋江的认识；通过考察和讨论，我们了解到青弋江边这些古镇的兴起和没落，一起追忆和惆怅着，仿佛又感觉到当年的盐来米往，渔艘如集。

当然他们比我这个业余参加的行者走的路要多要长，做的考察要更深入和细致，他们的足迹已从弋江源留到了宝塔根。他们不倦地行走着，以他们绵薄的力量保护着滋养我们的青弋江。他们的印象永远留在我的脑海，有博学的大羊、踏实的丁洁、细致的岳彩绚、认真的徐文平、可当植物活典的张玉花、刘玉株，当然还有活泼的阿甘……

他们的能力也在一次次活动中得到提升，感觉每次见到他们，他们都比以前更成熟了。今天冒昧地为他们的《青弋行者行动报告》写序，不知如何去写得充实，去把他们的工作完全地展现出来，只是每次想到他们，他们的形象都如歌一般的跃动着：

我们有思想，
像弋江的浪花一样激荡。

我们爱行走。
因为我们期望，
美丽的青弋江永远年轻地流淌。
千百年来，
就在那静静地流淌。
美丽的青弋江，开放的大课堂。
我们的心像它的浪花一样闪光。
虽然看起来我们孩子样，
在一次的行走中我们成长。
我们把皮肤晒得黝黑，
这样才是真正的阳光。
喜阳的植物，
阳光下不会枯黄。
我们在公交上会一起歌唱，
好奇的大妈会向我们张望，
她说她的孩子，
大小和我们一样，
也希望她的孩子像我们一样。

百花深处[®] 吴勇

2014年9月19日

注：百花深处是芜湖县一家以文化和慢生活为主题的新概念茶馆，以茶为媒，成为当地最有名的文化艺术沙龙，在这里棋艺、香道、文学、摄影等各类文化活动百花齐放。

目录

序	/01
青弋行者计划介绍	/05
引言——为什么探访古镇	/08
行者足迹	/11
古镇	
桃花潭	/12
章渡	/21
弋江镇	/24
西河古镇	/28
清水	/32
人物故事	
老去的渔夫和他的鱼鹰	/35
马头老街的斑驳记忆	/38
古镇现状及我们的期望	/41
行者收获	/45
结语	/48
芜湖生态中心	/49
与青弋行者更多互动	/50
致谢	/51

【什么是青弋行者计划】

一条江，穿梭在安徽南部大地上，清清粼粼，奔流不息，名曰青弋江；
一群人，致力于区域河流的保护，一路行走，因水而乐，做青弋行者。

作为关注本地环境的环保组织，芜湖生态中心于2009年开始运作，扎根皖南，关注本地环境问题，尤以河流为主，同时关注全国的垃圾处理议题。2013年更是在芜湖市注册成为专注环境保护的社会团体。自2012年来，芜湖生态中心将本地环境保护重点放在青弋江全流域的保护上，希望让更多的人尤其是本地公众，意识到青弋江的重要性，并愿意在平时的工作或生活中力所能及为河流的保护做出努力。

“青弋行者”计划的“青弋”是青弋江，而“行者”有几层意思，有行动力的含义，也有一般正常意义上行走的含义，把这两层意义结合到一起就是，沿着青弋江行走，去关注这条河流，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计划源自芜湖生态中心的皖南水项目，希望通过联合及培养青年学生的力量，努力挖掘及记录青弋江的各种资料，发现并解决青弋江的水环境问题，寻找到更多关注青弋江并愿意行动的“青弋行者”。

“青弋行者”暑期调研于每年的7-8月份期间举办，半个月左右时间调研，每年的主题都围绕青弋江而展开，目前已经举办三期，分别为“溯源青弋江”、“定访弋江源头”、“寻人文青弋江”。集中的调研结束后，将面向公众、学生等开展分享会，出版调研报告及传播材料，分享给本地的公众，倡导大家关注河流的环境、人文、生态和保护，集中于10-12月份开展。

2012年的7月，芜湖生态中心第一次推出“青弋行者”——因河流而行走，溯源青弋江，探访了整条流域。活动共有10名在校大学生参与，时间虽然只有十几天，但是在这接下来近一年的时间内，开展了多次“青弋行者”城市宣讲会及高校分享会，同



2012青戈行者溯源青戈江，行进至黔县的大山深处。

摄影/丁洁



2013青戈行者在青戈江源头的拜祭堂自然保护区；

摄影/胡文珏



2014青弋行者在五溪山自然保护区感受青弋江源头的美好生态：充分相信你的伙伴，闭上眼睛，打开心灵，感受到更多身边的美好。

摄影/胡文珏

时也有4名成员成为芜湖生态中心实习生，继续环境保护的行动。

2013年芜湖生态中心继续推出“青弋行者”——定访弋江源头，参与对象更加多元，除了在校大学生还有本地关注水环境的公众参与。此次主题是了解青弋江源头段水系分布、环境问题及生态资料，通过10天左右的定点扎根，融入当地社区，联合当地政府企业开展活动。

2014年芜湖生态中心设定“青弋行者”的主题为“寻人文青弋江”，期待在了解河流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去寻访和记录这条自三国时空走来的河流，孕育的两岸文化。寻找那些不被熟知的河流文化，探访那些熟知青弋江的人物，深度认知这条皖南人民的母亲河——青弋江。

我们相信只要扎根本地，关注本土，我们还会坚持到2015，2016……以至更远。

芜湖生态中心 丁洁

2014年9月15日

【 我们为什么去探访古镇？ 】

一年前我刚到芜湖工作时，生态中心的朋友带我看芜湖的老城，从繁华的九华路拐进一个巷子，稍走几步便听不到外面车水马龙的喧闹，两位老人蹒跚地从身旁走过，好奇地看了我们几眼。老城虽已拆迁多年，但依然保留有主要的街道和部分老建筑，有像清代的、有像民国的，也有处处标语体现着建国后的痕迹。当然，大部分地方是“废墟”，以及废墟中生长出的泡桐树告诉人们生命的力量，这里像是一个不为人知的世界……



早就停止使用的红杨卫生院



摄影/胡文珏 西河的街道一位老人在午后翻阅黄历 摄影/胡文珏

几个月后我为开发青弋江步道，第一次看到青弋江边的渡口，见到“宋家古桥”模糊不清的碑文，走到红杨老街，看废弃的“红杨卫生院”房顶杂草丛生，一排老店面用木板门紧锁，红杨渡偌大的渡口，只偶尔会有几位妇女来此洗衣洗菜。这里的人同样会好奇地看着我，我依然感到这是一个我不知道的世界……

今年年初陪朋友到奚滩看乡村游的场地，回程经过西河，而这里的街道和建筑规模更加令我惊叹。青石板铺成的街道，沿岸的老房子有大石块做的“吊脚”，快过年

了，房檐下挂着熏肉，虽然有些房屋已经废弃，但依然有不少老人生活在这里。有的拿着老黄历坐在渡口边认真翻阅，有的躺在板凳拼成的床上午睡，丝毫不理会我们从身旁走过，但更多的老人依然会好奇地看着我们，尽管我的脑海一直不断地浮现出老街热闹时的样子，但这儿依旧是一个我不知道的世界……



老城处处可见的的废墟是这个城市的记忆，但没人会关注这里，人们只会向往不远处那些每个城市都有的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

摄影/胡文珏

随着我沿青弋江行走得越多，我看到的这样给我带来“未知”和“惊叹”的老东西越多。在网上的资料搜集中了解到从陈村水库到芜湖入江口的青弋江主干流段，还有很多类似于西河、红杨的老街、古镇，这些古镇皆是因水而生。青弋江自古是一条重要的水运航道，徽商走出大山，便是依靠青弋江的水运，青弋江沿岸也因此港口密集，众多小镇成为重要的商品交换地，繁荣热闹，也各自形成独具特色的沿江文化。

但这些曾经繁荣的地方为何变成了今日门可罗雀、残垣断壁的模样？这些蕴藏着深厚文化的小镇为何少被现代人所提及，甚至被当地人不屑？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在芜湖生活十几二十年，却连青弋江边有个芜湖老城都不知道？我们关注青弋江的生态环境，却在看到青弋江沿岸古镇的状况后，发现环境的恶化与这些历史文化的落寞几乎是同步的，隐约感受到青弋江的环境与其沿岸的古老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

昨日参加应天齐^⑩教授发起的芜湖古城捡砖活动，在声音录制的“电话厅”里我说，“一个城市如果没有历史，就像人失去记忆一样，是不完整的。希望更多的芜湖人能够知道并关注老城，了解老城这段真实的历史，这才是真正承载着这片土地几百年变化的地方……”

在做自然解说员培训时，我们常说，“如果你不接近自然，又怎么会认识自然；不认识自然，又怎能喜欢自然；不喜欢自然，又怎么会去保护自然？然而，你真的离得开自然吗？”大自然和人类创造的文化，都是曾经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美好事物，自然生态的破坏也好，古老文化的消失也好，有多少“遗憾”甚至是“灾难”是源于我们对身边这些“无用却美好的事物”的不关心、不了解？

芜湖生态中心在保护青弋江的工作中一直强调“在地”的力量，我们相信让本地人关心本地，才是真正保护这片土地最根本的方式。我们挖掘更多在地的人去关注在地的事，让更多在地的人了解、记录自己身边被人忽视的环境，被人遗忘的历史。

不出门看看，你永远不知道这片土地到底发生了什么，于是便有了**2014**第三届青弋行者……

芜湖生态中心 胡文珏（大羊）

2014年9月16日

注：应天齐，安徽芜湖人，深圳大学教授，版画家、当代艺术家，其版画代表作《西递村系列》首次将当时还少有人知的黟县西递村展现给世人。2014年发起芜湖古城艺术计划：遗存、再生。

行者足迹

十二天

十二人

行程二百九十多公里

调研沿江十二个古镇





探寻古镇

我们不能保证自己叙说的

是真实的历史，

只能真实地告诉自己，

这是我们一路走来，

看到的、听到的……

赠汪伦

李白

白游泾县桃花潭，村人汪伦常酝美酒以待白

李白乘舟将欲行，
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

桃花潭镇（古称南阳镇），位于青弋江上游，安徽省宣城市泾县西南部，青弋江主干流部分的第一座城镇。桃花潭镇历史悠久，桃花潭畔山明水秀，古代就有很多人从外地迁来居住，先后有翟、万、汪、陈、李等十余个姓氏。早在唐武德年间就已形成集镇雏形，原称水东、陈村，为适应旅游业发展，1999年6月1日更名为桃花潭镇。



眺望晨曦中的桃花潭

摄影/胡文珏

桃花潭万氏

万氏起源

如今桃花潭西岸主要是万氏聚居的村落，万氏的先祖万鹏举祖籍乃陕西扶风县，是扶风郡万氏鼻祖万修的后裔。因南北朝时战乱，率领族人举族从陕西扶风县南迁至此，便有了以后的万村。

南北朝时，东汉槐里侯万修的余裔在族长万鹏举的率领下，举族从陕西扶风县迁徙江苏丹阳。在途经泾县桃花潭时天已黑，这支迁旅只得在桃花潭岸边扎寨宿营。次日早晨起来，他们揭开锅盖，发现锅里有热气腾腾香气扑鼻的一锅饭，一看锅底下还有余火。族人们觉得奇怪，就问万鹏举。万鹏举寻思这里定有仙气，再看四周地形，形如金盆，是一块少有的风水宝地，便遂起在此安家之心。他将大部分人留下来定居，这便有了以后的万村。万鹏举给族人立下规矩，明示“兄弟协力山成玉，父子同心土变金”、“有福同享受，有难共担当”的礼训。从此，族人们同心协力，振兴家业，日子过得十分安宁和美。

扶风会馆

扶风万氏迁至桃花潭西岸定居后，其所具有的中原文化在这里与商越文化发生了碰撞，万氏为保留其传统的中原文化，于隋文帝开皇年间在桃花潭西岸万村创立了扶风会馆，将陕西郡邸文化移入皖南，故而独创了“客家会馆文化”，以此告诫子孙，永世不忘祖籍。据民国时期《重修扶风会馆碑》碑文记载：“会馆之设立，所以联友谊、集众志，以谋利益也。我族扶风会馆，创立于隋开皇年间”。

唐代的万钜是万村历史上最为闻名之士，诗圣李白尊称万钜为“扶风豪士”，并在游桃花潭期间亲至万村拜会万夫子。万钜改进了扶风会馆，突出宗族权力，曾在扶风会馆内设香火堂，为宗族团拜、祭祖之用，使扶风会馆又具备了宗祠家庙的色彩。

明洪武八年，万村被洪水冲垮，洪水退去后，一部分万氏返回桃花潭西岸村遗址重建万村，由于万氏损失惨重，而家族又四迁离散，因此一度衰败，所以重建的扶风会馆缩小成三套院的普通民宅。明崇祯年间，万氏夫人们重振昔日雄风，使桃花潭西岸再度车水马龙、诗颂如雷。

清咸丰元年(1851年)，万氏为避战祸纷纷外逃，扶风会馆毁于战火，万村亦再度衰



扶风会馆遗址

摄影/吕进军

败。直至民国，万村才出了一位万澍，官至国民政府总统府第5局专员，万村重新繁盛起来，于民国二十年重修会馆，并立碑《重修扶风会馆碑》，碑文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文革时期此碑被拆除，用来做搭建的桥面，文革结束后，万汝直爷爷和一些村民将之寻回，但此时此碑已有损坏，碑文字迹十分模糊，万汝直爷爷对此碑文进行了抄录，抄录的碑文被他保存得较为完好，但碑已损坏。

民国11年（公元1922年），万氏家族为了更好的发挥会馆的社会价值，在扶风会馆内开设了“万村小学”，并推举万氏名人万麟玉为校长，数十间正排房改为教室，另隔出三进两厢套院，为会馆议事之用，平时则为教师宿舍。后更名为“桃潭小学”，2004~2005年，因人口缩小，渐渐停办。万村小学在最繁盛的时期大约有300多人上课，在祠堂里隔了很多间房间搭建教室。

根据万汝直爷爷描述，他曾经在会馆内上学，当时会馆的布置是黑板上面挂着一面国旗、一面党旗，还有孙中山像，会馆的楼上用来休息，楼下上课。当时会馆的作用

不光用来做学校，万氏家族的一些大事情，都会在扶风会馆内进行商讨。

会馆内的祠堂在文革后被拆除，近几年，桃花潭度假村对扶风会馆的内部设施进行了整修，会馆内部的所有东西都被拆除，从外面运来一些古老的木桩来重建现在的扶风会馆，如今看到的扶风会馆已经不是当年的原貌。

对于扶风会馆的改变，万汝直爷爷及当地的一些老人很是痛心，祖先的东西没有得到重视，他们想保护却无能为力，万爷爷只能尽一己之力用心保存自己抄录下来的《重修扶风会馆碑》的碑文，希望后来能出现有识之士发现这些传统文化的价值并做些事情……

万氏老街



桃花潭西岸门楼 西岸水码头从此进入万氏老街



万氏老街

摄影/胡文珏

与扶风会馆的经历差不多，万氏老街也是几经兴衰。最初，老街的兴起与当时的陆路不通有关，而桃花潭这一块易于竹筏和船只的停靠，水路极为昌盛，故而万村老街成为泾县那一带极为有名的贸易市场。周边乡镇的村民都会需要在需要日用品的时候挑着可以卖的货物走大半天的小路来到这里，或买或卖，以得到日常所需。万村老街最繁盛的时候，各种店铺林立，酒肆、饭馆、布庄、手工艺等随处可见。那时万氏富冠都邑，整个万村皆用桃花潭卵石铺路，商店林立，形成一条“万店街”。而万店街上最为著名的是万氏开设的一家“万家酒店”，专卖万氏自酿的家酒，著名于时。

唐玄宗天宝14年(755年)，隐居桃花潭别业居中的原泾县县令汪伦，其知诗圣李白好饮酒，则以万氏名酒家店邀李白曰：“十里桃花，万家酒店。”李白误以为桃花潭真有一万家酒店，即兴游吴至桃花潭；然而，昔日十里桃花，早已不复存再，酒店亦只有一家为万氏所开。于是，李白再访万钜时吟诗朝讽汪伦曰：“汪伦说话真奢华，命子提壶问酒赊；七里哪寻八里店，孤村唯有一桃花。慢行怕下坎坷路，遥望扶风豪士家；曾到街头无酒卖，万村渡口实堪嗟。”诗圣李白尊称万钜为“扶风豪士”，并亲至万村拜会万夫子，在此，他受到万氏家族的隆重欢迎。

清咸丰元年(1851年)，万氏为避战祸纷纷外逃，万村衰败。民国初年再度繁荣，商号、布号、中药店、水作坊等均有很多家，规模极大。抗战时期，万村一度成为皖赣的货物集散地，尤其是屯溪、芜湖两地，均离不开桃花潭这一中转环节。万氏为方便客户、扩大经营，在万村扶风桥头“石墩宕”建起了临时街道，设立临时商行。为了保护当地商界的利益，水西万氏与水东翟氏联合成立了“商会”，万氏以商为业，重振万村雄风。

然而，虽然万氏老街繁盛一时，但随着陆路的发展和建立大坝所导致的水路不通等问题的出现，慢慢走向没落，陈村水库的修建更是给万家老街带来了极为巨大的影响。据万汝直爷爷所说，陈村水库建造的时候为了运送建造所需的物资，先是在青弋江上修建了一座木质桥，后因大水冲毁，再建了如今仍在使用的混凝土桥。正是这座桥的兴建，使桃花潭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向东岸转移，进一步加快了万村老街及万村的没落。

改革开放以后，泾县政府对桃花潭进行了旅游开发，政府对老街进行了一些修缮。但是仍有大部分老房子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甚至有的已经成了危房。



翟氏文昌阁

翟氏文昌阁

摄影/胡文珏

桃花潭翟氏

翟氏起源

桃花潭东岸是翟姓聚居的村落，人称“水东翟姓”。

传说翟氏始祖翟敬六实为汉帝陈友谅的养子，忠臣张定畿之子，张定畿在江东桥一战中为掩护陈友谅，与朱元璋的军队拼搏中不幸战亡。陈友谅念张定畿之功，抚其

遗孤张祐保为养子。陈友谅在潘阳湖之战中战死之后，汉太尉张定边为保全堂兄张定畿遗孤，带着张祐保隐于山野，后过继给桃花潭西岸老翟家为继子，改名翟敬六。后桃花潭发大水，老翟家毁于水灾，仅有翟敬六幸存，并移居桃花潭东岸，重振翟氏并一直壮大，流传至今。所以今天的水东翟氏的始祖一般都说是翟敬六（敬六公）。

翟氏是当地的大家族之一，注重教育，人才辈出，史上出现过7翰林、15进士、68举人和1000多名秀才，也曾出现不少文人墨客，留下《桃花潭文征》等作品。明清以来水东翟氏兴旺发达，先后兴建了翟氏宗祠、文昌阁、关圣殿等一批规模宏伟的建筑物，为风光秀丽的桃花潭锦上添花。据翟氏老人们介绍，文革之前翟氏有近百座宗祠，但文革中破坏了很多，加上陈村水库的修建，导致翟氏很多人都往下游搬迁，然后将靠近陈村水库部分的房屋全都拆除，搭建工棚给工人们住，其中也有不少宗祠被毁。

中华第一祠

中华第一祠即翟氏大宗祠，位于青弋江上游桃花潭镇，始建于明朝中叶，由嘉靖己未进士、御封部车驾司主事翟震川首事创建，是全国现存祠堂中规模最大、建筑年代最久的祠堂，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桃花潭翟氏祠堂

摄影/胡文珏

翟氏宗祠坐北朝南，五楹三进（分别为：前厅、正厅、寝楼三个部分），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地面和屋顶逐进抬高，寓意“步步高升”。整个祠堂采用中轴对称建筑手法，砖木结构，利用榫接技术，祠堂内没用一个钉，设有天井、马头墙，属典型徽式建筑。大门上有“江南名族”横匾，享堂中悬“忠孝堂”木匾，祠内木石构件上均有精美的雕刻。木质材料采用的是河木，这种木材很难生虫，祠堂内很少看到蜘蛛网。据当地人介绍，河木取自云南，这在当时运费非常高，且运送耗时很长，由此当时翟氏的富庶可见一斑。

旧时过年时祭祖，祠内可摆108桌酒席，声势显赫。原有百余块匾额，大多来自名人雅士、达官贵人，但经过文革，祠堂内不少木雕石雕被破坏，众多匾额损坏丢失，现在祠内悬挂的匾额仅剩19幅，还是由翟氏后人各地寻回。祠堂由于在文革时期被征做粮仓而得以保留，目前祠堂内陈列有水车、稻桶、犁和一辆马车，据当地人口述，这辆马车距今约500余年，马车较大，装饰很讲究，仍保留有木制的车轮，但损坏也很严重。

1997年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先生来此考察，经多方面考证后，亲笔题写“中华第一祠”牌匾，主要从三个方面确定：一是宗祠占地面积十亩，建筑面积3524平方米；二是始建筑年代久远，明朝嘉靖年间（距今400多年历史）；三是翟氏家族特有的历史文化内涵。如今翟氏宗祠保存较好，作为桃花潭景区的重要部分，供游客参观，并经过一些维修，恢复较完好。

现在的桃花潭

现今的桃花潭因李白《赠汪伦》一首诗成为国内知名的景点，现代的度假山庄出现在桃花潭畔，每到节假日总有众多游客来此观光，村里的不少人也因此获得不少经济收入。在我们调研的这么多古镇中，这似乎是个不错的现状，但我们依旧感受到不知多少记忆和文化被埋藏在历史中，不断被人忽略和遗忘，只剩一些老人还在怀念和不断努力，想把祖先的东西保留下来……

现在的桃花潭有端午赛龙舟、元宵舞龙的习俗，这些纸龙都是一位扎木龙的翟爷爷扎的，爷爷不仅会扎龙，还会吹唢呐，对端午和元宵舞龙的音乐非常在行。爷爷的手艺是他曾经的一位邻居传给他的，当时邻居年纪已大，害怕手艺就此失传，恰好翟



青弋行者与翟爷爷聊天，了解扎龙的手艺

摄影/吕进军

爷爷无其他繁事，也喜欢这门手艺，便将毕生所学传授于他。青弋行者们有幸一睹那些唢呐古谱，并听老爷爷哼唱了几首现代仍流行的歌（《常回家看看》，《老水浒》等），学了几个基本的发音。爷爷给大家找出了曾经学习手艺时誊写的古谱本，上面有密密麻麻的标注，还能闻到书籍储存的味道。在学的过程中，爷爷看着行者们认真好奇的样子，眼里满是喜悦。可以看得出，他似乎也在担心扎龙和唢呐技艺的传承，担心就此消失，但是久久寻不到“有缘”之人……

万氏调研：吕进军 董楠楠 汤仕隐 杨周 张倩男 张倩倩

翟氏调研：徐文平 甘子豪 刘淑杰 窦浩 赵岚 胡文珏 吕进军

文字整理：徐文平 胡文珏

青弋江沿江古镇

【 章 渡 】

早过漆林渡寄万巨

李白

西经大蓝山，南来漆林渡。
水色倒空青，林烟横积素。
漏流昔吞翕，沓浪竞奔注。
潭落天上星，龙开水中雾。
峽岩注公榭，突兀陈焦墓。
岭峭纷上千，川明屡回顾。
因思万夫子，解渴同琼树。
何日睹清光，相欢咏佳句。

章渡是指安徽省宣城市泾县云岭镇章渡村，位于青弋江上游段，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文化底蕴深厚，特别是章渡的建筑，一直是文人学者们诗颂和研究对象。

历史

1400多年前，章渡是猷州府所在地，而猷州刺史可以主管宣州、歙州两州军事，可见章渡当时的繁华。1200年前，唐代在此设埠、设州，辖管三县，当时章渡叫漆林渡，因古时江岸有漆树万株而得名，后更名张家渡，再改章家渡。唐天宝十二年，李白曾经游玩到此，誉漆林渡为“西来第一镇”，写有《泛泾溪》、《早过漆林渡寄万巨》等诗歌。元明时章渡是古徽州一处重镇，明清时期章渡是泾县的第二大码头，人

来人往，繁华若市。

抗战时期，新四军军部在云岭期间，章渡曾是新四军总兵站、新四军合作劳动服务社所在地，中共泾县临时县委也成立于章渡，使章渡成为当时地方抗战政治中心。1939年春，周恩来到安徽泾县指导新四军的工作，曾由青弋江乘竹筏在章渡上岸，再从这里骑马到云岭新四军军部视察工作。“皖南事变”时，新四军部分指战员也是从这里突围。

吊栋阁



摄影/胡文珏

章渡老街的房屋建筑吊栋阁又称“江南千条腿”，当地有人称“吊冬瓜”。吊栋阁临江临街而建，临江一面，上面是房子，下面是由木棍支撑的中空结构，故称为“吊栋阁”。这种建筑是瓦木结构，一共97间连为一体，中间有6个石梯延伸至江边，方便人们到河边。吊栋阁也具有皖南建筑的典型特点，精致的石雕木雕，高高的马头墙。但是吊栋阁的斜撑的木雕更具有特色，花色多而且雕刻手法细腻，这样使得吊栋阁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但在文革期间也有很多木雕被破坏。吊栋阁一般楼下是店

铺，楼上是住宅，或者楼下前店后宅，楼上也是住宅，居住很方便，从楼上就可以望见青弋江的秀丽风景。

“吊栋阁”始建于元末明初，元末农民军领袖陈友谅的军师张宗道在此圈屋基并设计，还预言此地“永不倒镇”。然而咸丰11年，清军与太平军在此激战，火毁街道，1915年的一场大火又毁坏房屋数百间，所以现在章渡的建筑大多是民国时期在原址上重建的，而且建成不久又遇到两次严峻的考验，一次是1922年发大水，街心都需要撑船，吊栋阁依旧完好；1954年章渡再次发大水，屋内水没衣柜，时起时落，连涨13次，吊栋阁才有一栋被破坏，可见吊栋阁的不同凡响之处。

古道

老街中间是一条由很多不规则地石头铺成的路，路面虽然形状不规则，但走在上面却非常平整。道路的中间整齐的由宽约30公分的青石板或较大的石头单独铺出一条“线”，调查了解到这是当时为推独轮车而专门设计的。但很可惜，据我们了解当地人已经没有人知道这条古道的铺路工法，路的具体年代也没能调查到。



摄影/胡文珏

现状

90年代以前章渡还比较繁荣、政府机关都在此办公，90年代之后政府相关机构迁到云岭，章渡这座千年古城逐渐没落。2010年左右，南京一个公司买下章渡老街开发旅游，后来不知何故公司完全撤出，同时政府也对章渡少有管理，章渡就此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如今章渡的年轻人外出谋生，更有许多人家都搬迁至章渡新区，仅有几户老人仍居住在此，房屋破坏严重，无人修护，多数房屋已经破烂不堪，一片萧条，至此，这座千年古城完全衰落。

“江南千条腿”还会在青弋江上撑立到什么时候呢？

章渡调研：胡文珏 董楠楠 汤仕隐 杨周 张倩男 张倩倩

文字整理：徐文平 胡文珏

说青弋江的文化，不可不提弋江镇，弋江镇号称“千年古镇”，西汉时期是宣城府所在地，由于水运便捷，弋江镇自晋唐以来，集贸经济就十分繁盛，是皖南商埠重镇。



弋江老街

摄影/胡文珏

弋江贡篮

弋江古镇的繁华不仅仅是因为得天独厚的水运优势，古镇的传统工艺也有很多，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弋江贡篮。弋江贡篮历史悠久，始于宋代，盛于清代。相传是清乾隆年间的一段爱情故事把弋江竹编的名气传了出去：一位编篮技艺高超的小伙子因编出不漏芝麻的竹篮而与本村最美的姑娘结缘，被传为佳话，之后宁国知府命编篮者编篮进贡，弋江贡篮得以成名。现在编篮虽然没有往日的繁华，但编织依然在进行，而且目前竹篮

的销路畅通，就地取材编织成品之后由商家收购销售。走进弋江镇的一些村子里，能看到很多人家在门口编篮，但多是中老年人在从事这门手艺，也同样面临竹编手艺失传的危险。

三老太羊肉

繁华的弋江当然也少不了美食，如酱油干子、渣肉饭、“三老太”羊肉，其中“三老太”羊肉最为著名。“三老太”羊肉顾名思义，是由三位老太太创出的独家烹制秘方，经过近百年的不断发展，成为远近驰名的羊肉品牌。周边地区羊肉馆众多，常见打着弋江羊肉的招牌，风味各有特色，可没有哪一家馆能做出“三老太”羊肉的味道，皆因“三老太”羊肉秘方保护工作做得好。据说三位老太约定，秘方各自秘传给一位媳妇，而且只分传一部分，三家合一才能烹制出正宗的“三老太”羊肉。“三老太”羊肉的羊肉出自青弋江百里大堤上散养的本地山羊，青弋江水养出的羊定是有另一番风味。

柳拂桥

宣州送裴坦判官往舒州

杜牧

日暖泥融雪半消，行人芳草马声骄。
九华山路云遮寺，清弋江村柳拂桥。
君意如鸿高的的，我心悬旆正摇摇。
同来不得同归去，故国逢春一寂寥！

弋江镇与其他古镇相比，少了山的崎岖，故而文化积淀要深厚许多，在许多文献中，“青弋江”或“清弋江”即代表弋江镇。

历代文人墨客到此都情不自禁诗情大发，尤其是在文学极为昌盛的唐朝。为弋江如画山水挥洒诗情的，除了李白、王昌龄、贾岛等著名诗人外，最具影响力的当属曾在弋江赋闲多年的杜牧，杜牧在此曾与弋江名妓苏柳云留下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而“九华山上云遮寺，清弋江村柳拂桥”，仅凭他这两句诗，后人就于此建造了一座



真正的“柳拂桥”。以当时的人力物力，这桥很难建于青弋江上，因此只能点缀在附近的沙河沟(青弋江支流)之上，被本地人称为乌龟桥，但到清代此桥损坏消失。镇上有一座柏子庵，后改名为“柳拂庵”，据史书记载，此庵建在弋江镇郊外，成于唐元和年间，杜牧曾亲书“柳拂庵”匾额勒石，并手植柏树一株，至民国初年，柳拂庵仍有前中后三进各三间正房加三间偏屋。

现状

舍不得青弋江的花花世界；

舍不得青弋江码头的包子烧麦；

舍不得青弋江大河里的清水飘带……

弋江镇早先也是一色的明清古民居，傍岸营筑，飞檐相叠。青弋江为弋江人提供了很多便利和生存途径，但是也为弋江带来很多灾难。据当地人口述，青弋江发过的几次大水给弋江镇带来毁灭性的破坏，除与其它几个古镇一样，受陆路交通发展的影响外，水灾是弋江镇由兴变衰的主要原因。如今弋江老街的大多数古建筑都因水灾或人为拆除而所剩无几，老街里同样主要都是老人。与弋江老街相邻的弋江新镇则又是另外一幅热闹景象，弋江至今仍是南陵县第二大集镇，新改造的高等级318公路过境，有相聚不远的两座大桥若双虹卧波，清流碧水之上，车来舟往，市面繁华……

虽然在改革开放以后，弋江老街衰落，但是千年的文化积淀造就了弋江镇浓厚的

文化氛围。这里的老人或许没有上过几年学，却有着一般人无法比拟的对于文化的热爱。在老街遇到的两位老人，他们的书法造诣深厚，文章诗歌也令人叹服，却谦逊低调，颇有一种名士隐于市的感觉。而弋江镇的老年学校也同样收集整理了很多当地老人们的诗词书画，当地的文人在2009年还曾编制一本反应弋江镇历史风貌、民俗人情的书《古镇春秋》，只可惜这本书当时印制的也不多，在当地也未能得到广泛流传，只有少数文人有珍藏，且至今没有再版的计划。

弋江调研：徐文平 杨周 张倩男 刘淑杰

文字整理：徐文平 胡文珏

西河古镇

青弋江沿江古镇

【西河古镇】

西河古镇位于芜湖市芜湖县南，处宣城市、南陵县和芜湖县交界处，古镇建于青弋江西岸，六百年前为兹姑镇，文革前隶属宣城首镇，四大镇之一（水东、水杨、沈铺、西河）。从当地梅爷爷那里了解到，西河古镇依青弋江而建，水运发达，因此成为商品的中转站、集散地。同时西河也是产粮大区，输出较多，过去这里的纺织业发达，还有竹编产业、木工制作、制铁行业等，本地还特产一种肥料红花草，也是周边农户的需要，因此曾一度繁荣。据说在繁华的时候，街道两旁店铺林立(药号、粮行、银行、警察局等)，江上不见江水，全被船只覆盖，人能直接从船上踏去对岸。

街道

现在的西河老街铺的是青石板路，但多处显得杂乱毫无规律，而且路面比屋内的



西河的古街道，路面比屋内高出近一米

摄影/胡文珏

地面高近一米，我们在别处也看到过类似的现象，却一直不解为何，外高内低不是会把外面的水引导屋内吗？在西河我们找到了答案，原来现在的路面并非西河老街最一开始的青石板路，原本这儿的街道和房子的底端都是平齐的，因为发洪水，于是不断垫高河埂，抬高路面，于是出现了现在看到的屋外路面高于屋内的现象，而现在路面的石板多也是用毁坏的房屋石材简单铺上的，所以也不像古老工匠铺路工法讲究。不同于其他地方的是，在西河我们看到了一种特殊的装置，有些人家的门口放了两个高约1米的石柱，石柱上做两个卡槽，发洪水时在卡槽中放两个木板，木板中间放泥土，这样便阻止了水流进屋内。在街道的路口，我们也遇到了那种卡槽，不过要高很多，这当然不是用来防洪水的，而是用来预防土匪。尽管这些装置已经废弃不用，但它在这里，便依旧能够诉说这儿过去发生的故事。

八面佛

沿着老街的青石板路一直走到大堤，能看到一座八面佛。当地传说在二三百年前，青弋江发大水，八面佛随大水从青弋江上游漂流至此，就停留在此地，不再漂走，当地人便将此佛像捞起放置在路边。但据《芜湖县志》记载，八面佛系清代同治九年（1870）为祈汛期平安所塑宗教石雕，原称经幢，俗呼八面佛。初雕的幢顶、幢座已毁，仅存幢身，为一石质正八角柱体。文革时期，破四旧，佛像被推倒在堤下池塘里因而得以保存，改革开放后在原址重建幢亭安放。每年农历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的菩萨会，当地信佛的人们就聚集在此烧香拜佛。

鱼鹰



亭中供奉着八面佛

摄影/胡文珏



鱼鹰

摄影/胡文珏

走过八面佛，能看见大堤上有几户人家门前的竹竿上整齐站立着十几只黑色的大鸟，这是渔民养来专门捕鱼的黑鱼（鳊鱼）。我们采访的周师傅用黑鱼捕鱼已经有三四十 years 了，他从六七岁就开始跟随家人学习捕鱼，祖孙三代都是靠打鱼为生，但如今却没了第四代传人。捕鱼时他们会用草将它的脖子系住，防止它将所捕的鱼吞掉，然后捕鱼人再将鱼从黑鱼的嘴中倒出来，正常情况下，黑鱼一天可以捕到100斤左右的鱼。黑鱼生性凶猛，会攻击陌生人，但却和捕鱼人和谐相处，似乎已经成为一体，配合十分默契。黑鱼的寿命约十七八年，当黑鱼老的时候周师傅依旧耐心照顾他们直到死去，将其埋葬。西河用黑鱼捕鱼的人都是从巢湖迁移至此，过去捕鱼繁荣的时候一次出船可能会有100多人，而如今只有五户人家保留有黑鱼捕鱼的传统。不知再过几年，青弋江上渔人划着小船、黑鱼潇洒捕鱼的场面也将会消失……

现状

随着公路修建，河运地位下降，镇上人员大量减少，西河古镇渐渐衰落。与弋江相似，在西河老街的旁边，又发展起来一个西河新镇，小镇还算热闹。老街较其它古镇也显得有些生活气息，在这里我们还遇到了老铁匠、老木匠、老裁缝、老理发师傅，他们依旧每日干着自己干了几十年的活，对外人的采访和到来显得早已习惯。



西河的河道是写生的良好素材

摄影/胡文珏

2010年前后，安师大投资开发老街的部分场地为安师大的写生基地，并且常作为影视外景取景地，（如《米市春秋》，《关关雎鸠》等），但是开发五年依然没有多少进展。

如今的西河老街上住着的多数还是老人，木匠爷爷会做木工雕工的全套绝活，却没有机械化来的效率，但看过爷爷雕的木雕，才知道这不仅仅是门技术，更是艺术，会不自觉地感到我们活得太粗糙了。养鱼鹰的周师傅看着水质越来越浑，心里不由的担心起来，他的技术没有人愿意学，而江水又越来越不适合鱼鹰捕鱼，难道这门技术真的要失传了吗？老房子里的梅爷爷的老伴说，梅爷爷住在这里就是为了守住这栋房子，如果他们搬到城里去了，儿女们肯定会把这栋房子卖掉的，爷爷要一直在这里住到老去……

西河的渡口并未废弃，机动的渡船依旧载着西河和对岸的居民在青弋江上每日来



西河的渡口也是大渡，如今虽然往来商船没有了，但两岸居民的往返依然使得这是青弋江沿岸最繁忙的渡口之一。

摄影/胡文珏

回，尽管同样面临很多问题和无奈，但青弋行者们均表示这是一路走来感觉最舒服的古镇，因为这里有生活，不是人群鼎沸的外来人的生活，这就是这里的生活。

西河调研：吕进军 董楠楠 张倩倩 奚浩

文字整理：徐文平 胡文珏

清水风情

青弋江沿江古镇

【清水】

清水镇古称杨青，位于芜湖市的东郊，距市区仅五公里。早在宋代，因著名科学家沈括“治理万春圩”并写下了《万春圩图记》，就已经闻名遐尔。在这里，常年通航的水阳江、青弋江及青山河环镇而过，水阳江和青弋江在此交汇，在夏季丰水期的时候，由于长江水倒灌，在交汇点会出现清浑分明的一条线，场面十分壮观，被称为“清水奇观”。

清水老街

在青弋江清水段的北岸曾经有一条老街，约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同样是由于水运昌盛，老街临江而建，住房是皖南吊脚楼式的形式，一半建在岸上，另一半悬吊在水面上，房下面用木桩支撑，具有典型皖南建筑的特征。老街过去不仅是一个很重要的河运停靠站，而且店铺和手工作坊也很多，当地独具特色的手工艺品一直受来往商客的好评。

因青弋江下游泥沙淤积，清水段河床不断上涨，1954年起，沿河堤外的清水老街几乎连年被淹，居民饱受青弋江水患之苦，直至陈村水库建立之后才有所好转。近几年，一方面老街所在地势较低，易受水患困扰；另一方面由于清水镇离芜湖市区较近，一旦青弋江清水段决堤，对芜湖市区的影响较大，加上开拓芜申运河对水位的影响，老街整体于2000年被全部拆除。青弋行者去寻找老街，看到的却是一坐新建的防洪大堤，连一棵树都没有，心中多少有些失望。

清水渔民

虽然现在清水镇发展较好，新街上一片繁华，很多人靠着花木产业致富，但与此



泾渭分明的“清水奇观”

摄影/吕进军

同时，也有一些很有价值的技术在消失，例如西河也有的鸬鹚（鱼鹰）捕鱼。青弋行者在清水遇到一位刚用鸬鹚捕完鱼准备回家的阮大叔，后来了解到，大叔用鸬鹚捕鱼已经有52年，以前这边还有十几户人家用鸬鹚捕鱼，可是现在只剩他一个人。大叔的大儿子会这门技术，可是他现在工作稳定，已经不可能回来继续捕鱼。大叔继续捕鱼也只是因为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闲下来不知道干什么，所以在生活无忧的情况下，继续捕鱼。但现在鸬鹚捕鱼受电网捕鱼的影响和水质影响比较大，只能去一些较偏的水质较清地方……

在清水段的青弋江畔，住着一群和阮大叔做着类似事情的渔人，他们没有房子，世代以捕鱼为生，以渔船为家。但是现在因大堤扩建以及芜申运河的建设，政府出政策将渔民迁移上岸。渔民对水是有感情的，老一辈的渔民希望自己的子孙上岸，能过更好的生活，但自己更愿意生活在渔船上，伴着水生活。无论是鸬鹚捕鱼的传统技法无人传承，还是江上的船屋在慢慢消失，这些似乎都在告诉我们，现在的这些渔民将会是青弋江上的最后一代渔民。

清水风情

如今的清水镇繁华热闹，老街的消失似乎也没有给这片土地带来什么影响。我们在清水文化站的陈列室一睹了清水老街曾经的风采，这里陈列着老清水的照片和介



《清水风情》书影 陆成全老师拍摄的清水老街影像

绍，置身此处，仿佛置身于老街之中。这些照片和文字主要出自清水摄影家陆成全老师之手，很庆幸有陆老师这样的本地人，记录下清水的历史影像和传统风俗，由于老街已拆，很多关于过去清水的资料我们都是由他编著的《清水风情》一书了解到的。和陆老师交流的时候，他很惋惜地说道：“当年拆除老街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谁知刚拆完，由于三峡大坝的原因，清水这边再也没有发过大水了，哎，太巧了。要是晚一两年再拆就好了……”

类似于《清水风情》的本地历史文化介绍，我们仅在弋江镇看到一本《古镇春秋》，虽然弋江和清水的老街遗存保留很少甚至完全消失，但有这样详实的本地记录，相对于其它几个古镇又显得是幸运的。这样的乡土历史，或许并不比教科书中的王侯将相之争更为次要，但又有多少人，真正愿意去了解自己的家乡呢？

清水调研：徐文平 吕进军 窦浩

文字整理：徐文平 胡文珏

【老去的渔夫和他的鱼鹰】

访谈人：芮进军 董楠楠

受访人：青弋江畔的捕鱼人周永东、高志俊

访谈时间：2014年7月24日

文字整理：芮进军 胡文珏

在青弋江畔的西河古镇，有这样一群渔夫，祖传三四代，靠着传统技艺鱼鹰捕鱼（鸬鹚捕鱼）为生，却少有人知晓。而鱼鹰捕鱼这项有着千百年历史的传统技艺，在以西河高志俊、周永东师傅为代表的捕鱼人之后将很难再得以继承，正逐渐从人们视野里淡出，甚至消失。

高志俊是鲜为人知却一直坚守着用鱼鹰捕鱼这项传统技艺捕鱼养家糊口的捕鱼人的代表，祖孙四代靠鱼鹰捕鱼为生，十几岁开始学习鱼鹰捕鱼技术。二十几年的捕鱼经历，着实让高师傅变成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生活老师，通过天色判断天气，根据风向确定船只航向，以涨水的高度估测鱼的位置，水急则草多，鱼则往两边溜，若不知这点判断，捕鱼就变成了捞草。

由于挖沙、电网捕鱼的影响，鱼鹰能捕到的鱼量大量减少，能创造的经济价值越发不高，加之年龄的增长和儿辈的不情愿，鱼鹰捕鱼技艺即将出现传承断层的现象。对此，高师傅表示特别的遗憾和无奈，甚至不舍。当问到高师傅为什么不放弃鱼鹰捕鱼而选择电网捕鱼时，高大哥讲了一个年轻时外出捕鱼的故事。当年他划着船到几十里外的江捕鱼时，受到当地电网捕鱼渔民的攻击，为了保护鱼鹰，高大哥求着对方渔民不要伤害鱼鹰，要打就打自己，为此，高大哥忍气吞声被当地渔民打了回来。而更让人感动的是，高大哥不放弃鱼鹰捕鱼，不是想搞鱼，是爱这行，想要延续这项技艺的存在。

过去西河捕鱼的渔民共有十几户，常常集体外出捕鱼，场面十分壮观，但如今只剩下了五户。由于夏季，渔人会选择凉快些的晚上外出捕鱼，我们没能看到鱼鹰捕鱼



青弋行者和渔民周永东（左二），高志俊（左三）

摄影/胡文珏

的精彩场面。

据周永东师傅的描述，他们捕鱼时，会用一种特制的草绳系住鱼鹰的脖子，以防止他们吃掉所捕的鱼。在周师傅的一声令下，鱼鹰们潜入水底，和鱼玩耍，待鱼累了立马将其叼进嘴里，此时动作敏捷的他迅速捉回鱼鹰将鱼倒出，如此反复，一趟出江最多能捕100多斤，而鱼鹰捕过最重的鱼达80多斤。此番景象，鱼鹰和捕鱼人似乎已成为一体，相互配合，所向披靡。

在周师傅养的十几只鱼鹰中，最老的鱼鹰有十五岁了，虽然此时的鱼鹰视力变得极差，也只能捕少量的鱼，所捕的鱼甚至不够自己吃，周大哥依旧对其耐心照顾，直至老死将其埋葬。和鱼鹰几十年的相伴，周大哥已然把鱼鹰当作了自己的家人，给予关怀和照顾。



摄影/胡文珏

一叶扁舟出没于青弋江中，眼尖矫健的鱼鹰、灵活的鱼儿、黝黑的渔夫、碧绿的江水、沿岸的古镇，构成了一幅活的中国水墨画，可遗憾的是，随着鱼鹰、渔夫的老去，年轻人的外出务工创业，这幅动人画卷即将消失于生活气息浓厚的西河古镇青弋江畔。

【马头老街的斑驳记忆】

访谈人：徐文平 吕进军 甘子豪 刘淑杰 窦浩

受访人：马头老街王家志爷爷

访谈时间：2014年7月22日

文字整理：徐文平 吕进军

走在马头老街的青石板路上，第一印象其实与其他古镇大同小异，木屋、青砖黛瓦、马头墙……典型的徽派建筑，又或许因为走过了太多类似的皖南古镇古街，已经形成思维定势，以至于一开始就没觉着有多少惊喜。直到在老街的一栋些许破旧，屋外下大雨可能屋内下小雨的裁缝店里遇到裁缝师傅王志家爷爷，我们开始试着在王爷爷的故事里去寻找这条古街曾经的景象，抑或繁华，抑或败落，抑或忙碌，抑或悠闲，抑或满街店铺把生意做，抑或家家户户把门关，又或者年轻人各个外出把钱找，老人们对旧房子里生活的坚守。

盛夏的午后，踏着时光的痕迹，看着青石板路上人影的变幻，爷爷开始指着街边的房屋对我们说：“这个地方老早的时候是一个澡堂子，那边一个也是的。当时人多啊，所以这么近的距离就有了两个澡堂。”

“哎，这边开过银行。”

爷爷：“……你看，这家原来也是个大店啊，门道卖的太多。”

行者：“这家以前是干嘛的？”

爷爷：“杂货店啊，那里面什么都有。不然怎么讲过去好热闹呢。你看，这边都是改进的房子。”

……

听着王爷爷讲关于古街上每一栋房子每一间店铺的过去，闭上眼睛，脑海里将自己置身于那时繁忙的马头古街，瞬间觉得所有的房子都有了生命，只是年华早已老去。



在铺子里忙碌的王爷爷

摄影/徐文平

最终，行者道出了一直困惑自己的问题：“爷爷，我一直不明白，您从小就生活在这边，对这儿这么了解，对这片土地的感情应该很深的，怎么说明年要离开呢？”

爷爷叹了一口气道：“我不是说嘛，我在这地方待到下半年就要到县城去住了。首先是因为医疗跟不上，一旦生病，救护车都来不及。”

行者：“这边没有医院吗？”

爷爷：“医院有，但是何为医疗？请问你，大医院好不好？比农村那个合作医疗好多了吧。感冒什么的可以在这，万一遇到什么麻烦的事怎么办？人的生命时间能等多长啊？”

行者：“一分一秒都等不及啊。”

爷爷：“等不及，对吧？如果有人生大病了，谁等得及啊。再说了，这边什么机构都没有，什么店都没有，生活多不方便啊。以前需要什么还可以自己去泾县买，但是现在腿的问题越来越重了，走不了多少次了。而且我现在父母都过世了，儿女也都

出去定居了，就连认识的人也一个接着一个的走了，在这个地方的牵挂越来越少了……”

而王爷爷的一首打油诗很好的反映了如今的马头古街的景象：

马头街道真正好，街道两边长青草。

家家户户把门关，各个外出把钱找。

刮风下雨就停电，不知何时来人搞。

是的，曾经入驻于此的派出所、银行、医院诊所、学校等早已随着古街商业的衰落而撤离，随即，当地居民生活失去了基本的保障与安全感，于是人们开始选择放弃对古房子和传统技艺的坚守。当古街只剩下青石板路和旧房子，它该拿什么来留住生活的气息，而当古街里生活的人都选择了离去，古街开始变成由一栋一栋空房子组成的空壳子，曾经在这发生过的故事、繁华、辉煌也都将慢慢被这个世界遗忘。房子在那并不代表活着，只有人在里面生活，才是活的。

【 古镇的现状与我们的期望 】

古镇的现状

一路寻访下来，每个古镇虽都有各自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风格，每户人家都有不同的故事，但整体看来，古镇的现状和发展还是有很多共同点，青弋行者简单整理出以下几条：

1、陈村水库的修建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下游的洪涝灾害，却也限制了航运，而陆路交通的发展导致青弋江水运衰败；



陈村水库

摄影/胡文珏

我们调研的每一个古镇都多多少少会有人提到陈村水库对青弋江的影响。陈村水库开工于1958年，但由于中苏关系等原因，直至1980年才建成竣工。水坝的建设在发电、灌溉、抗洪上都对陈村（现桃花潭）甚至整个青弋江下游有明显的帮助，但建设过程中也对陈村当地的古建筑毁坏严重，许多老祠堂等都因此消失。而水坝导致下游水量的减少，使得青弋江的水运相比之前受限了许多。

但真正使得青弋江水运衰败还是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建设时期，由于采砂等行业的泛滥、尤其是陆路交通的发展，使得古镇失去了沿江码头独特的地理优势。重要的物资运输、商品交换、人员流动不乘船而坐车，古镇的大门由水边变为路边。这种交通方式的转变，也是众多古镇衰落的重要原因。

2、90年代后，人口陆续外迁，现留在古镇的以老年人为主，青年很少，且本地人对古镇了解很少，文化的认同感和保护意识不足；

随着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转型和城市化进程，大量的本地年轻人外出打工，使得古镇和大多数乡村一样留守老人居多。而留在本地的中年人和年轻人多对古镇了解甚少，文化的认同感不足，甚至会有些嘲笑地说，“那些破房子有什么可看”，更不用说保护的意识。

3、大量老建筑损坏严重，少有保护维护措施；



调研途中随处可见的破旧老建筑

摄影/胡文珏

由于多数房子已无人居住，很多老房子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修复而损坏甚至垮塌。而古建的修复需要特定的技术以及不小的资金，房子原有主人少有花精力维护，主管单位对于多数“无历史艺术价值”的老建筑也少有管理。

4、当地习俗、传统手工艺消失或无人传承；

在桃花潭我们了解到当地还有传统节日舞龙的传统以及制作木龙、扎纸木龙的手工艺，在其他古镇也见到了木匠、铁匠、裁缝匠等老师傅，以及编竹篮、鱼鹰（鸬鹚）捕鱼等技法，但多数手艺都无人传承，或工艺传承者迫于经济压力，不愿继续延续此行业。传统工艺的消失一方面由于人口的减少，另一方面由于机械化的生产，使得手工行业失去产量的竞争力。但传统工法本身作为非物质文化的价值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5、个别文化人士或团体以及政府希望古镇能够得到有效保护或开发，但无有效的管理方式；

采访过程中我常会遇到对古镇表示惋惜的老人家，也不乏遇见对古镇关心、有所研究的文人学者，也有过与政府工作人员的接触，和相关政策的了解，也有当地人希望古镇能够得到有效开发，就像西递宏村那样。但游客来了真的就好吗？我们了解到的桃花潭旅游状况还算不错，也有不少当地人因旅游富了起来，但当地文化的传承、历史的记录、在地特有的东西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如何管理，大家似乎都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

我们的期望

作为一个重视在地人与本土连接的环保组织，芜湖生态中心对于古镇的保护虽然能起的作用很小，但还是期望：

- 1、古建筑（不仅仅是有文物和历史价值的，而是有故事的，能一定程度反应古镇历史的建筑）古街道的遗存能够得到有效保存和维护；
- 2、古镇的文化、历史能够真实、全面的记录、整理并向世人展示；

- 3、 古镇的习俗，传统手艺、工法等能够被记录并传承；
- 4、 本地人愿意了解并认同古镇的历史、文化，认识到古镇的现状；
- 5、 古镇能够在尊重历史、文化的前提下，以一种适合当代社会的形式，重新恢复生活气息。

在此青弋行者也做出以下倡议：

如果您是对青弋江很了解的文化学者，
如果您是艺术爱好者，
如果您是当地的政府工作人员，
如果您是媒体传播者，
如果您就是生活在古镇周边的本地人，
如果您是跟我们一样的热爱美好事物的普通人……

您可以：

带上您的朋友一起到古镇游玩，听当地的老人讲那儿的老故事；
记录或创作与古镇、青弋江相关的艺术作品；
用您擅长的方式，将您看到或了解到的古镇现状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支持古镇当地手工艺或其它产品；
将此《行动报告》分享给你身边的人阅读；
加入或联系青弋行者，与我们有更多的交流和探讨；
也同样重要的，多在自己的家乡转转，与父辈的老人们聊天，了解自己家乡的故事……

【行者收获】



——甘子豪（阿甘）

在学校做的河流保护活动一般都是关注着水质污染问题，找污染源，拍图记录，形成一定的监测报告，很少有人会想到这条河流上发生的故事、它孕育的文化以及与我们生活的联系。这些是人们所忽视掉的东西，所以才会不了解自己不知不觉对它造成的伤害，甚至没有动力和意识去保护河流。如果发现了这条河流带给我们的便利，会更容易激发自己心中的那份隐藏已久的情感，想象到曾经美好的一面才不会轻易伤害它。我想，这也就是我参加“青弋行者”的期待和收获。



——汤仕隐（小兔）

这次的调研，是我用一个外来人的视角去解读当地居民眼中的青弋江边的古镇，理解文化和青弋江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从中逐步理解我们保护青弋江的意义。青弋江从黄山到芜湖，不光光是我们的足迹，更是我们心里成长的历程。我们在调研的途中，听着老人家的口述，想象着青弋江过去的繁华，带着深深的遗憾，搜集着我们需要的资料，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看到一些些改变，唤起当地人、当地政府对古镇正确的开发和保护。



——张倩倩（含笑）

古镇的调研是一笔最沉重的色调，原本的繁华不在，留下的是残砖废瓦和一些孤寡老人。原本，我特别反感古镇被开发，因为我觉得都太过于商业化，没有一点生活气息，走过那么多古镇后我不禁沉思，开发真的不好吗？这些没有被开发的古镇，生活环境落后，医疗设备没有保障，房屋都摇摇欲坠，可是开发又会失去原来的韵味，每次想到这里我都充满惋惜却又无奈，开发的度着实难把握。



——刘淑杰（土豆）

十二个古镇，亲身接触的有六个，其中桃花潭镇和赤滩、马头的对比让我们不得不去思考讨论古镇的开发限度和当地人的舒适感如何才能毫无违和感，当人去楼空繁华不复，这个地方又有什么值得我们去留念的呢？这不是任何一个团体的错，在快速发展的现代化社会，或许我们需要等等那些古镇，静静思考现时的价值观变化所带来的改变。我们是青弋行者，渺小而重要。我们渴望着改变也在改变着自己。青弋江，为你加油！



——张倩男（稻草人）

或许调研不是目的，目的是对河流的认知，对河流文化的认知。我们为什么要保护青弋江？因为青弋江关乎我们的生存。但关乎生存是看不到的，如果想要更多的人更加直观的知晓，我们所做的就有了意义。如果人们看到从古至今，这么多文化、这么多人都与这条江——青弋江息息相关，那么对她的保护自然会更关注。而这个，或许就是我们调研的真正目的。



——窦浩

十二天，十二人，行程二百九十公里，调研沿江十二古镇。领略了大自然的美丽，也与自然亲密接触过，也惊叹于古代建筑技艺高超，更是感慨古镇厚重悠久的历史，但惋惜多于感慨，惋惜的是古镇的日益破败，传统技艺的无人传承，当地保护意识的淡薄。可能正因如此，虽然我们每天辛苦调研记录，但是仍然充满着能量，意识这些东西的价值所在。



——杨周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体验自然。在小溪里，可以忘记一切，涤尽世俗的凡尘，做一条快乐的鱼儿，只有了解，方懂保护。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自然把它的一切展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在享受这天地的大美时，应该有责任保护这大美。正如同历史留下的古镇，它们不应该就这样湮没在我们手里。那些积淀了多年的文化，我们去挖掘，去了解，展现青弋江沿岸的文化长廊。



——赵岚（柠檬）

在这次活动中，我认识了一群可爱的小伙伴，是他们的鼓励与支持让我在这次活动中坚持下来。他们真诚、友善，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在这次活动中，我们得到了许多陌生人的理解与帮助，他们帮我们圆满的完成了这次活动。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董楠楠

从去年到今年两次参加青弋行者活动，成长很多，真心感谢这条河流！从对这条河流一无所知到慢慢了解这条河流，了解得越多，越觉得自己了解得很少，越想更多地去了解这条河流。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的队伍当中，和我们一起去接触这条河流，了解这条河流，发现这条河流的美丽与可爱，共同去保护这条河流。最后感谢青弋江陪伴我成长！

结语

从泾县的陈村水库到青弋江在芜湖的入江口，青弋行者分别选取了桃花潭（东岸、西岸）、章渡、泾县老街、赤滩、马头、弋江、西河、红杨、黄池、清水、芜湖老城、入江口渔民区等12个古镇、老街、遗迹或代表人群进行了采访调研。寻访的对象包括文人学者、退休老干部、民间手工艺者、退伍老兵、渔民、政府管理部门……看到了老街残破、衰败的模样，也见到游客众多的热闹场面；遇到过热情留我们吃饭的大妈、也同样遇见过态度冷漠的大伯；听到过讥讽嘲笑的话语，也见到过真情流露的眼泪……那眼泪或是多年承受的委屈与不公，或是对这个老地方的热爱，又或者只是多年来终于遇见个人能好好说句心里话的情感爆发。我们仅从12个地点中选择5个作为古镇的代表，从众多故事中选择2个作为故事的缩影。故事是讲不完的，我们不能保证自己叙说的是真实的历史，只能真实地告诉自己，这是我们一路走来，看到的、听到的……

【 芜湖生态中心 】

芜湖生态中心成立于2008年，于2013年12月在芜湖市民政局注册成为公益环保社会团体，注册名为芜湖市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

机构自成立以来开展了零废弃联盟的组建、垃圾焚烧厂信息平台建设、焚烧厂清洁运行的推动、青弋江水环境调查、沿江志愿者网点建设、环保青年人培养及本地自然教育等工作。经过5年多的发展，机构的固废议题已经日渐成熟，聚焦在促进中国垃圾焚烧行业的清洁运行和信息公开上；本地环境以关注安徽南部长江最大的支流青弋江为主，以公众参与、污染源整改推进、自然教育等手法推动河流保护工作。

目前机构本地化环境议题的发展仍在突破中，结合到本地环境情况及自身发展的需求，在芜湖生态中心本地化发展的重要阶段，机构准备围绕皖南地区的母亲河—青弋江，以能吸引更多公众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自然教育为这一阶段重要的工作手法，有计划、分阶段地推进公众参与，进而服务于本地河流保护的目。

机构目前有全职员工4名，实习生4名，志愿者上百名。开展有青弋江河流图书馆项目、皖南水项目（本地议题）；生活垃圾焚烧信息平台项目、零废弃联盟项目（垃圾议题）四个主体项目。以提高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促进中国实现垃圾可持续管理和皖南环境问题的解决为使命。

【与芜湖生态中心青弋行者更多互动】

1、 欢迎访问“青弋江河流图书馆”网站（www.qingyijiang.org），了解更多有关青弋江的信息；



2、 关注芜湖生态中心微信公共平台（公众号：wec-wuhu），参加“青弋江步道体验”活动，亲身接触古镇与青弋江，与更多的朋友当面交流你的想法；

3、 加入微博话题#青弋故事#并@青弋行者，分享你关于青弋江的发现和思考。

【致 谢】

感谢（美国）国家地理空气与水保护基金对此次“青弋行者”调研的赞助和支持；

感谢此次“青弋行者”调研前，在大雨中协助我们踩点的陶凯博士、美国友人 Bethany；

感谢弋江源客栈、泾县志刚饭店在生活上给予青弋行者的照顾；

感谢调研的路上，为青弋行者提供饮用水和休息场地的店铺、人家以及每一位为青弋行者提供搭车便利的司机师傅；

特别感谢桃花潭翟宗仁老先生、翟忠桥师傅、翟克胜叔叔、万汝直爷爷，赤滩宋炳坤叔叔，马头老街王志家爷爷、弋江老年大学王惟庆爷爷、屈金生爷爷，西河梅爷爷，渔民周永东、高志俊师傅，湾沚百花深处吴勇老师，花桥镇横岗中心小学方福荣老师，清水文化站陆成全老师等接受我们的采访或提供宝贵的历史资料；

还请原谅青弋行者们的经验不足未能记下所有人的姓名，但我们真诚地感谢每一位接受采访的当地居民对年轻的行者们的信任。





编制机构：芜湖生态中心

支持单位：（美国）国家地理空气与水保护基金

撰文：徐文平、胡文珏、丁洁、2014青弋行者

文字校对：窦浩、刘淑杰、鲁伟伟、张玉花

封面摄影：胡文珏

版式设计：李宇



关注我们了解更多

欢迎访问青弋江河流图书馆：www.qingyijiang.org